

百年楊逵

「系」和「戲」的成長

——「楊逵文學紀念劇——牛犁分家」記實

文／林聲邦 圖片提供／靜宜大學台文系

■六月，盛暑

同樣的南風，同樣的炎熱，鮮黃的阿伯勒和桃紅的羊蹄甲依舊盛開。轉眼，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創系成立已近一年。回想去年此時，我們在文學院一角籌劃、等待，在克難的臨時籌備處，描繪著未來的模樣。經過漫長的暑假，我們招收了第一屆的新生。在二樓的教室裡，看著這群甫脫離高中生涯，正準備體驗新世界的少年，從他們的臉上，我們看見了希望，看見了可以努力的方向。不管這艘船是多麼的微小，是如何的單薄，在此宣布：我們，揚帆了。

創系後的大量活動，是台文系的一大特色。因為新創的緣故，我們對未來充滿期待和信心，所以積極地想藉由各式活動——從創系的成立茶會，到阿扁總統親臨主持的揭牌典禮——大聲呼喊「我們在這裡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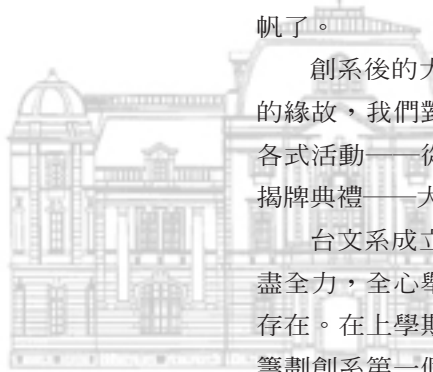
台文系成立以來，備受各界的關愛和支持。我們也竭盡全力，全心舉辦每一場活動，向外界發聲，宣告我們的存在。在上學期初令人心力耗竭的揭牌活動後，我們開始籌劃創系第一個大型的學術活動——「楊逵百年紀念系列活動」。楊逵，日據時期知名的作家，也是台文系楊翠老師的阿公。鑑於地緣、情感，我們將楊逵的百年冥誕紀念活動視為必行的修鍊，不僅是在文學上的價值，更是向楊逵揮動鋤頭、在大地上寫詩的積極精神學習。我們希望在這個系列活動中，能夠包含多種面向的範圍，也和楊逵多樣化的生命歷程相互呼應。這個系列活動涵括了學術性的「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、「台灣書展」、深具實物和紀念意義的「在大地上寫詩——楊逵文物展」和「在大地上寫詩——重回東海花園」，同時為了再現楊逵寫於綠島的劇作〈牛犁分家〉，於是有了「楊逵文學紀念劇——牛犁分家」的籌備與演出。

右頁三圖

上 硬生生被推上舞台的演員們，演起內心戲可是一點也不僵硬。

左 「楊逵文學紀念劇——牛犁分家」的復古風海報。

右 原本對戲劇「樣樣不通，個個外行」的大一新生，在僅僅八十個小時的訓練中，卻開出了燦爛的花朵。





■ 開始

初初發想，想像中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而平順。我們何其有幸，能夠呈現一位時代性作家的多種面向及生命歷程，對於二〇〇三年新誕生的靜宜台文系，是榮幸，也是驕傲。但隨著時間的推進，我們開始面臨了各種考驗，來自經費壓力、人力缺乏、環境設備無法配合的種種難關，阻絕了去路。也在此時，我們才了解到，楊遠所揹負的時代使命和責任之沉重。重量壓沉了我們的肩、逼出了我們的汗與淚，卻沒有減去我們的毅力和精神。我們缺乏的，是資源；我們豐沛的，是對於彼此的支持和信心。沒想到，戲劇，卻是我們遭遇的最大難題。

台文系未滿周歲，僅有的人力資源是第一屆的五十位同學和我們相守相依。台文系的學生對於系上的各項公眾事務，表現出強力的團結和參與，因而得以讓每次活動都能順利圓滿地呈現。但對於即將來臨的戲劇公演，卻是樣樣不通、個個外行。對於所謂的「劇場」、「演出」，學生們僅有的理解，是一片的空白和茫然。該如何呈現出一場完整的戲劇演出？我們眼前出現的是無比的困境。克服學術各方面的困難，對於台文系的老師們絕非難事，但要教導一群對「戲劇」全然陌生的學生進行公演，就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了。況且此時，距離預定公演的時間只剩半個學期了！接下來該如何繼續，我們和學生一樣，有著深沉的無力感和恐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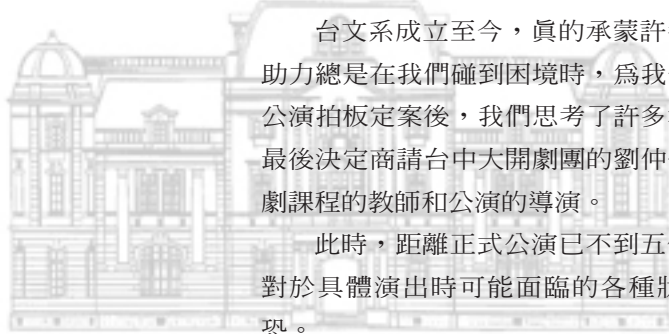
台文系成立至今，真的承蒙許多貴人相助，這些外緣助力總是在我們碰到困境時，為我們打開另一扇窗。戲劇公演拍板定案後，我們思考了許多演出的方式和可能性，最後決定商請台中大開劇團的劉仲倫老師，為我們擔任戲劇課程的教師和公演的導演。

此時，距離正式公演已不到五個月的時間，然而我們對於具體演出時可能面臨的各種狀況，仍感到十分的惶恐。

■ 〈牛犁分家〉的重生

劉老師以演講的方式，開始為同學們講解劇場的構成及其他基礎概念，生動活潑的教學和爆笑有趣的演出練習，逐漸解除了同學們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強大壓力和排斥感，也讓戲劇公演有了雛型。師資的問題解決了，接下來就是劇本的問題了。

楊遠是一位全方面的多才作家，留下的劇本不在少數，因此在劉仲倫老師和陳明柔主任、楊翠老師幾經討論後，選擇了〈牛犁分家〉作為台文系第一屆公演的劇目，因為這齣具有時代意義和思考性的劇目涵括了楊遠對於生



活的思想及理念，其中「林耕男」一角，十分能代表作者本身。自此，「楊逵文學紀念劇——牛犁分家」正式揭開製作的序幕，而修改劇本是首要的工作。因為楊逵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當時大時代的背景使然，讓〈牛犁分家〉的對白時而充滿濃厚的教條意味，而其中角色面向的單一性，也是我們在戲劇呈現所必須面對的問題。因此在徵得楊逵家屬的同意下，進行了數次的修改動作。

劇本確定後，接連而來的，就是分組、甄選、訓練等一連串的工作。每一次的工作分配，就是一次的大災難，除了要安撫這群對楊逵所知無多的學生們惶惑不安的心情外，更得儘量兼顧能力和興趣的平衡。記得第一次的audition，是在同學們混雜著期待、害怕、不安和不知所措的情形下開始的。在吵鬧的學生活動中心，導演、主任、楊翠老師和我，依照個人填寫的志願表進行甄選的工作。甄選過程中我們發現，因為同學的人數太少（我們預定讓兩組不同的演員演出），適合當演員的想去後場工作，想當演員的卻未必適合角色，因此沒辦法讓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志願分配。甚至，是在意願完全相反的狀況下，決定了大致的分組。分組底定後，我們雖然一而再地向同學們進行心理催眠、心戰喊話，但不滿的、不解的、氣憤的反應仍紛紛出現。對於同學這樣的情緒反應，我們也只能苦笑以對，誰叫他們是群二十歲不到的孩子！

接下來的訓練，和一開始的入門課程有了極大的分別。同學們被要求朝正式演出的方向努力，而為了彌補他們在劇場的不足，導演在訓練時間、方式和要求上，都變得相形嚴格，使得才對戲劇產生了一點興趣的孩子們，又開始排斥了。「要記得，你們是如此的被別人珍惜和看待」，每每在一陣情緒反彈後，主任總是會和同學們再進行溝通和安撫，希望能讓每個孩子在戲中有所收穫。是這樣的用心，讓我們拚盡所有的力氣去製作「牛犁分家」。我們，action。

■ 困境與突破

戲劇演出中，最耀眼的，莫過於舞台上接受眾人目光的演員了。正式戲劇的演出機會，是演員必須全力去爭取的，但我們的演員卻是「趕鴨子上架」，硬生生的給推上了舞台。在小小的地板教室，我們以課桌椅代替專業的道具，展開為期不到八十小時的訓練。沒有肢體語言的基礎，缺乏演技、眼神等各種技巧，就連〈牛犁分家〉最基本的語言——台語，都講得零零落落。除了語言，演員彼此間的默契和情感的建立，也是我們的一大難關。對於這群相互認識不到半年的小朋友來說，一下子就得放開心防，似乎是大刺激了些。記得有一場擁抱的戲，飾演夫妻的兩人無論怎麼努力嘗試，身體就是不自主的彈開。為了突破心理障礙，演員們努力培養默契，不斷的練習，簡單的肢體接觸與互動，花了將近一個月才逐漸克服。然而當演員們對於彼此的信賴建立後，我們的戲劇總算有了突破性的進展。

〈牛犁分家〉的另一項特色，是在劇情中結合了歌舞的動作。沒想到，這也成為了另一大障礙。劉仲倫老師請來了台中體院的潘麗君老師和雍華、姝瑾兩位認真的助教，在二十號倉庫，由最簡單的肢體動作教起。教導一群手腳不靈光的人跳舞，實在是一項高難度的任務。同手同腳、肢體僵硬不在話下，節奏走調、記東忘西更是家常便飯。尤其，跳的是結合民間藝陣牛犁陣、車鼓陣的舞蹈，比起時下青少年流行的街頭舞蹈，歌舞隊的同學們大概也是有苦難言吧。二支舞蹈，在時間非常不充裕的情形下，終於還是學起來了。同學們犧牲休閒的時間，在燠熱的天氣裡，於校園一角扭著生澀的舞步，奮力練習，總算讓舞蹈表現日漸流暢，不致辜負了三位辛苦指導的老師。

除了幕前光鮮的演員、歌舞隊外，一群在幕後辛苦的工作人員，則是觀眾們不易看

到的。〈牛犁分家〉的所有幕後工作，除了大型道具、燈光、服裝設計是由專業的舞台人員製作外，其他的工作，包括小道具、梳妝、換場，全是由台文系大一新生擔任。由於〈牛犁分家〉的時空背景是日治時期前後的台灣農村社會，因此劇中所使用的道具、服裝，可是同學們辛苦四處搜集而來的，尤其劇中的代表性道具「牛犁」，真的是從農地找來的！由此可見，幕後人員的後期工作量是如何的沉重。他們必須和所剩不多的時間競賽，必須在短短數次進入劇場實際排練的機會裡，熟悉舞台的空間位置與操作。就這樣，在排練和道具製作同時進行的情況下，這群非專業的同學們，努力克服接連而來的難處，呈現出高質感的戲劇感。雖然不盡完美，但他們的用心是不容忽略的。

很難置信，在全程只有八十個小時左右的排戲時間裡，看著原本對戲劇全然生疏，甚至排斥的同學，被劇場琢磨、鍛鍊，產生了奇妙的化學變化，藉由戲劇的訓練和自我探索，創造出各種的可能性。聽著口音稍嫌不自然，但因苦練而流利的台語；看著演技不盡純熟，卻用心的排練，我們知道這一切的付出，都是值得的。

■六月，演出

演出前，導演進行最後的訓話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僅有的機會，半個學期的努力成果，將在這二天的公演呈現於舞台上。不論過程中如何的付出，怎樣的辛苦，觀眾所憑藉的，只有公演時的效果。滿懷著侷促不安的心情，〈牛犁分家〉，上演了。二天的公演，都有不錯的觀賞人數，而大部分的觀眾都難以相信，這是由一群號稱「草莓族」的大一新生所製作、演出的。回想起公演時，台下觀眾直接的情感共鳴與鼓勵，這一刻，我們是驕傲的。我們，真的做到了！當主任在公演結束後，感性的宣佈，這不只是創系的唯一，而是起點時，我的心中不禁出現了大量的問題，我們還有多少心力再來一次？我們還有沒有能力，讓不同的學生燃起熱情？我們，能不能，讓台灣文學的種子透過戲劇，繼續發芽茁壯？

我想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因為透過〈牛犁分家〉，我看到了學生的轉變，我也見到了自己的成長。所以，衷心期待，明年台文系的第二齣公演。明年，我們再見！





上 即便是簡單的牽手動作，也是花了將近一個月的練習時間，突破心防，才建立起的舞台默契。

左 雖說是「趕鴨子上架」，但導演的要求還是非常嚴謹，尤其是眼神。

右 結合民間藝陣的歌舞，讓一群手腳不大靈光的同學吃足了苦頭。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